



瑶族通史

奉恒高 主编

【下卷】

民族出版社



瑶族通史

奉恒高 主编

【下卷】

 民族出版社



第六篇 瑶族向海外迁徙及其在海外的发展

第三十章 向海外迁徙的时间、过程、原因、方向、路线和方式

第一节 迁徙的时间、过程 and 原因

一、迁徙的时间与过程

近年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有瑶族约 328 万人,其中居住在中国的约 264 万人,约占全世界瑶族人口的 80%;居住在海外的近 64 万,约占世界瑶族人口的 20%。居住海外的瑶族只有两个支系:盘瑶和蓝靛瑶。在海外的瑶族达 64 万人口的规模,显然不是最近一二百年迁徙出境的结果,而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迁徙过程。

瑶族何时向海外迁徙?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为始于明清之际,

但也有国外学者把瑶族移居海外的时间往前推。例如越南陈国旺先生根据《宋史·本纪》嘉祐五年（1060年）“秋七月癸巳，邕州言交趾与甲峒蛮合兵寇边，都巡检宋士尧据战死之”，及《宋史》卷三三二“会蛮瑶申绍泰入迫亡者，害巡检宋士尧”两条记载，并以《梦溪笔谈》中关于甲峒的记载，考证申绍泰原姓甲，娶李公蕴之女后改姓申，证明瑶族在宋代已迁入越南。^① 范宏贵教授指出，细细研究宋史的记载，是有问题的，因为盘瑶和山子瑶中并无甲姓，也无申姓。^② 张有隽教授也曾指出，中国史籍中关于民族称谓的记述，往往有张冠李戴的错误，瑶族和苗族，瑶族和壮族有时混称一气。如《宋史》卷三三二《陆诜传》将依智高称为“依瑶”，即是一例。所谓“蛮瑶申绍泰”的记述当属此类错误。^③ 关于瑶族在宋代进入越南的看法，尚缺乏充分根据，瑶族在宋代还未深入广西南部，史书里也未找到这方面的确切记载。

瑶族在宋代不可能进入越南，但元朝中后期进入越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根据是：广西钦州市、防城港市地区历来是瑶族进入越南的通道。而根据史书记载，元中后期这一地区已有瑶人居住，如《元史·泰定帝纪》：“致和元年（1328年）四月，钦州瑶黄焱等为寇。”又，《元史》卷二十八：“至顺元年（1330年）正月戊寅，瑶贼八百余人寇石康县（今属广西博白县）”。越南有不少学者认为瑶族从13世纪移居越南。已故闭日等先生提出：“瑶族移居到越南的过程可能是从11世纪开始，但更明确的是从13世纪开始。”其根据是越南瑶族流传的《邓行》、《盘大护》两个故事说的是瑶族从李朝开始移居的过程。^④ 由于这两个故事的原文和族谱我们至今未见到，因此无法判断。越南也还有一些学者根据瑶族的一些族谱，认为一些支系14世纪进入越南。瑶族元代进入越南迄今尚无史料证实，仅属推测。

① 陈国旺：《瑶人历史的几个问题》，载越南《历史研究》，1967（2）。

② 范宏贵：《瑶族从中国迁入越南浅谈》，载《广西民族研究》，1986（4）。

③ 张有隽：《关于瑶族迁入越南的几个问题》，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4）。

④ 闭日等：《越南瑶族——现时的传统》，见《瑶族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现在与将来》，河内，国家社会人文科学中心，1998。



目前有史料根据,能证明瑶族进入越南的时间是明代,具体时间是明永乐四年(1406年)。据范宏贵先生引广西荔浦县茶城乡瑶族《邓姓族谱》记载:“永乐年间(1403—1424年)安南外国大反时,外省兵远调不及,本省各宪速查瑶山……时值永乐四年(1406年),吾太祖奉调,大宪给谕下是札,委太祖统带瑶丁,会同营协兵征。各宪各营均称瑶(丁)得力,实为勇敢,尽以兵银重赏。因此之前在之山场窄小人众,安栖不下,访择各山安居。”^①这里讲的是奉征调进入越南。按:明代征调“瑶丁”到外地后也有驻扎下来的,如明嘉靖年间从广西贵州(今贵港市)征“瑶丁”到海南岛后,即令驻守当地,成为今天海南岛苗族的来源。此处所谓“访择各山安居”,其地望是否指越南,则未讲清楚。

瑶族自发向海外迁徙,约起于明中叶,明末清初加快了速度。其过程大体是:明中叶开始,首先是居住在广东的瑶族向广西迁徙。瑶族进入广西后,有的居住下来,或在广西范围内迁徙;有的继续往前走,一部分进入越南,一部分进入云南,然后从云南迁入越南、老挝,再继续往前走的一部分,于清代中晚期到达泰国北部。到20世纪70年代,分徙于欧美各国。

二、迁徙原因

瑶族向海外迁徙起于明代,迄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过程漫长。究其原因,大体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受人口压力的影响,迫于生计,向海外寻求出路。明清之际,中国东南沿海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膨胀,广东一带包括汉族广府人、客家人在内的各民族群体,向省外寻求出路,一是向东南亚、南洋、美洲移民,一是向广西、云南、贵州移民。据研究,明清以降,邻近广西的湖南、广东、江西等地人口剧增,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外迁的主要源头,移居广西的汉族人口也主要来自上述三省。到了清代中期,上述

^① 范宏贵:《瑶族从中国进入越南浅谈》,载《广西民族研究》,1986(4)。

三省移民在所有进入广西的汉族移民中占据绝对优势。^①应当指出,进入广西的省外移民,除汉族外,还有瑶族、回族、满族、仡佬族、京族等民族。省外移民的涌入,使广西人口骤然增加。据资料统计,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广西人口为115 722丁,雍正二年(1724年),增至202 711丁,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增至730万以上。广西山多地少,河谷平原地区早已被原住民和先期进入广西的汉人占据。明清之际,尤其是清代迁来的移民,除居住于城镇经营商业、手工业外,不少人进入山区开垦荒地。这使得原来居住在山区的瑶族,以及这时期刚从广东迁徙到广西山区的瑶族顿感生计紧张,不少人开始向云贵高原迁徙,后来进入越南、老挝、泰国,或从广西中南部直接迁入越南。

第二,生活方式使然。瑶族是个靠刀耕火种、采食猎毛为生的民族,食山靠山是其基本的生活方式。在人口增加,可以砍烧的山林减少,不能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别处迁徙。只要有原始森林的地方,不管这省那省,这国那国,能迁去的就迁去。张有隽教授与邓文通先生1982年在十万大山调查时,搜集到一封迁徙到越南的山子瑶写回来的《交趾信歌》,信中提到他们住在越南一个称为“木罗岭”的地方,放话回来“查罗亲”,即查亲人。信中唱道:“真广岭头青美美,四边河水上鲤鱼。……此地种禾本是好,每年收得五六仓。意吃何般密中有,水满鲤鱼任意贪。玉米一个有尺五,收满家中任子贪。……此山住得千万家,祝报从亲齐专来。好吃不过南山地,回话报亲齐入交。语到广东铁狼峒(清末区划,今广西防城区扶隆、那勤、太萧、平旺四乡镇及那梭北半部),亲能恩思寻信来。……亲在天朝无山斩,齐来到地青山头。”^②

这封信表明,山子瑶进入越南是因为“天朝无山斩”,即没有地方可供刀耕火种砍伐的森林。而越南当时“岭头青美美”,森林密

① 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1卷,50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6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布,“种禾本是好”,“住得千万家”,所以写信回来劝亲人“齐入交”,即一齐搬到“交趾”(越南)。

第三,因征调迁徙至海外。上文提到的明永乐四年(1406年)征调广西荔浦县“瑶丁”到越南平叛即是一例。此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默先生1992年撰文,认为日人竹村卓二先生《瑶族的历史和文化》一书引用泰国瑶人《仪典书》中所说的“瑶人十二姓子孙们,传给士兵们”一句所说的“士兵们”,当指明末动乱年代迁到老挝的“瑶兵”或“狼兵”中的瑶人。^①据认为,瑶兵的设置,起源于唐宋的营田制,元明时期沿袭旧制,于两广各瑶山设瑶兵。明代两广兵中也包含瑶人。明末,南明诸臣号召西南各省勤王,湘、粤、桂诸省不少瑶兵及良兵中的瑶人参加勤王之师,战斗失败后流落于滇边境外。其所引资料比较直接涉及瑶人的主要有两条,一是明末遗老李寄《天香阁随笔》一书记述他在长沙所见李定国所部农民军“半为倮倮、徭佬”,又引《皇明末造录》及《南明史略》说李定国拥护永历帝入云南,永历帝在云南殉国时,李定国正在猛腊,李定国死后,其余部数千人在滇边距阿瓦城东100里的地方聚族而居。二是引据《广西瑶族社会调查》第一册所载金秀大瑶山三角区(今三角乡)甲江乡蓝冲庞家藏《世代流传祖居来历书》:“在顺治……发兵马上人来打我千家峒……顺治坐京元年四月初八漂洋过海,过红水河,三个翁忿(分)开,一念(支)下南海,一念(支)下校枝(交趾),一念(支)下广东陈(韶)州府落(乐)昌安居”,认为可能是广西土司狼兵中瑶人在永历抗清斗争中,一支援赣,以后流落韶州乐昌,一支往肇庆及广东南路高州、新会作战,流落南海,一支退入中越、中老(挝)边,流落交趾。我们认为,元明时期中央王朝设置瑶兵,南明诸臣利用瑶兵勤王都是事实。至于瑶人是否因此而流落滇边境外?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目前尚无资料证实这一说法。

第四,世道动乱,天灾人祸交相逼迫,致使瑶族向海外迁徙。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候,尤其是到了清中叶以后,清

^① 李默:《瑶族人迁徙滇边境外述略》,载《民族研究动态》,1992(3),24~27页。

廷日趋腐败，西方列强开始入侵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的不景气伴随着华南一带连年的旱灾、水灾，天灾人祸交相逼迫，致使瑶族向海外迁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金秀大瑶山、十万大山搜集到的迁往越南的瑶族寄回的信歌，就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如杨成志先生、黄钰先生于1956—1957年在金秀大瑶山搜集到的《交趾曲》，是原住在广西恭城县的盘瑶迁往交趾（越南）洪水洞、万言冲（或作万言山、万云冲）以后，邀约广西同族寄赴交趾安居的信歌。歌中唱道：

得见大朝官反烂，十分难住又难安；

出路无盘费，也着走交枝（趾）；

大朝申酉年间出贼盗，劫村劫寨那罗离；

不太平，人民告状入州门；

官府出差捉贼盗，贼人走散那罗离；

害人丁，有理无钱审不清。^①

这首《交趾曲》在金秀大瑶山发现两个版本，一藏于长峒区桂田乡高兰村黄元林家，无抄写年月，文字缺漏较多；一藏于桂田乡田头村赵得仙家，落款为清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赵荣府手抄。据此抄本，可知从恭城县迁往越南的这支盘瑶，其迁徙时间必定在同治九年以前。按曲里有“得见大朝官反烂，十分难住又难安”，“大朝申酉年间出贼盗”，所谓“大朝”，当指中国皇朝而言。距同治九年不远的逢“申酉”的年份，有咸丰十年（1860年）为庚申，十一年（1861年）为辛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为戊申，二十九年（1849年）为己酉。这些年头“官反烂”，“出贼盗”，正好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两广、湖南各地人民风起云涌掀起反抗清王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286～287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朝斗争，贼盗也趁机劫掠的时期。瑶族人民不堪动乱造成的苦难，离乡背井迁往越南。

张有隽教授与邓文通同志于1981年冬在上思调查十万大山山子瑶时，收集到一份《元国歌》，这是原住在上思县十万大山的山子瑶迁徙到越南后写回的一首信歌。信歌回忆在中国时地方动乱，盗贼抢劫，瑶族生活十分贫困，以野菜充饥，度日如年的状况。歌中唱到：

每天中国地方乱，空音一时日算日；

时算一时日算日，日过日头年过年；

念到卡罗^①元国地，空听人传音啼^②咧；

卡罗元国地方乱，失散离五万三；

盘古子孙夫愁过，真是愁咧亲马知；

从歌中有“大清算元国十三正”（按：十三正，瑶语十三省之意）、“看奏上思、邕宁府”及“能到元国亲开读”之句，似可判定，这首信歌当写于清代，而“元国”当指中国。信歌如实反映了清代因地方动乱，瑶族迁徙国外的情形。

第二节 迁徙的方向和路线

一、迁徙方向

瑶族历史上向海外迁徙的方向，主要是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这三个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印支半岛政治形势的转换，战火蔓延，迫使老挝的瑶族逃入泰国，成为难民，被分别安置到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从而引起瑶族迁徙方向的新变化。由于瑶

① 卡罗：以前，或古时。

② 音啼：住哪里，或在哪儿。

族到了一个新地方以后，只要安居下来，就会以信歌的形式，招徕同族。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为自由迁徙选择的目标和方向，美国、法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成了首选方向。迁往这些目的地的人员已不限于老挝瑶族难民及其亲属。那些不是难民的人员，包括泰国、中国的瑶族，只要找到办法，都往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迁移。同时欧美国家的瑶族也有互相迁徙的现象。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对移民入境采取严格控制措施，因此，现在能自由迁往这些国家的瑶族人数并不很多。

二、迁徙路线

瑶族历史上向海外迁徙的路线主要有三条：北路、中路、南路。

北路：经广西桂林、柳州、河池、凌云、西林或田林进入云南，然后分别迁入越南、老挝。从这条路线向海外迁徙的，全是盘瑶，包括自广东、湖南迁入广西的盘瑶，和由广西迁往贵州然后倒流回广西的部分盘瑶。

中路：经广西玉林或柳州、宾阳、田东、百色进入云南，然后分别迁入越南、老挝。经由这条路线向海外迁徙的，主要是蓝靛瑶，也有盘瑶。

南路：经广西博白或合浦、浦北、钦州、防城从陆地边境迁入越南，或经玉林或贵港、横县、灵山或邕宁、上思、防城或宁明，迁入越南。也有一说法，经北部湾渡海进入越南。经南路迁徙出境的，有大板瑶、小板瑶，也有山子瑶（蓝靛瑶）。

此外，也有少数大板瑶经都阳山（现广西都安、大化、巴马县境）下武鸣经邕宁、宁明，进入越南。

迁徙是瑶族重要文化特质。迁徙，对瑶族来说，是群体行为，不是个体行为。因而，瑶族迁徙路线有一定规律可寻，即前人走过的路线，往往也就是后人迁徙所走的路线。这些路线都比较清晰、准确地记录在瑶族的迁徙信歌、《祖图》（或称《祖途》）、《过山榜》、《家先单》等民间手抄文献里。上述北路、中路、南路三条主要迁徙路线，就是根据这些民间文献记载的资料归纳出来的。



《祖图》是盘瑶特有的民间文献。上面记载每一家族历代祖先姓名、法名（阴名）、生卒年月、死葬地点。盘瑶编制《祖图》，主要是节日祭祖用，同时也是为了教育后代，不忘根本。1989年三四月间，张有隽教授与姚舜安教授（已故）在泰国北部考察瑶人村寨时，有幸搜集到邓、赵、李、陈、盘、冯、黄七个姓氏近20份盘瑶《祖图》。每份《祖图》详细记载了该宗族从中国迁往老挝、泰国过程中历代祖先死葬地址。

《祖图》反映北路迁徙路线，其出发点虽然不尽相同，有的自广西出发，有的自广东、湖南出发，个别自贵州出发，但其在广西境内，多经历平乐府、桂林府、柳州府、庆远府、泗城府（治今凌云县），然后进入云南开化府文山县（今文山州州府所在地），再分两路迁出境外：一路经临安府（治今思茅）建水县进入老挝；一路经麻栗坡进入越南。也有个别进入越南后再返回云南临安府，然后进入老挝。

中路进入云南后，迁出境外的路线与北路相同。据已故姚舜安教授1989年三四月间在泰国考察时，发现有些瑶族经云南猛新或南升迁入缅甸井东、猛游，再到泰国^①，其具体路线还有待研究。

南路迁入越南的具体路线，由于未能搜集到越南瑶族的《祖图》等民间文献，现在只能根据张有隽教授与邓文通等先生在十万大山及张有隽教授在宁明等地搜集到的盘、李、邓、杨、赵、蕉六姓11户山子瑶、小板瑶、大板瑶迁徙资料，表明山子瑶进入越南的路线是，从广东肇庆府罗旁山进入广西玉林州，再经灵山县进入钦州、防城，或上思州、宁明，然后进入越南广宁省或谅山省。小板瑶进入越南的路线是，从广东博罗进入广西廉州、钦州、防城，而后进入越南广宁。大板瑶的一支从广西桂林南下到宁明，进入越南谅山；一支从广东潮州迁到广西防城，再进入越南谅山、广宁；另一支从广西都阳山南下到宁明，再进入越南谅山。

^① 广西民族学院赴泰国瑶族考察组：《泰国瑶族考察》，2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第三节 迁徙方式

一、迁徙的缘起及组织形式

根据掌握的材料，历史上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迁徙，都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其中，发起迁徙活动并在整个迁徙过程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寨子里的族老和寨老。前者是宗姓头人，后者是村寨头人。

瑶族村寨一般都由几个不同姓氏的居民组成，每个姓氏都有一至几个宗族，不同宗族有不同的头人。宗族头人负责处理内部公共事务，如祭祖、入社礼，建房、婚丧中的互助活动等。村寨中不同宗姓的人共同推选出村寨的头人，称社老、村老、寨老等。村寨头人负责处理村寨事务，如祭社、求雨、修路、架桥、建房、婚丧活动及对外联络等。村寨头人往往挑选那些有地位（人口居于多数、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宗族头人兼任。他除了有地位、有经验、办事公道外，还有必备条件，即挂过灯、度过戒，拥有阴兵和祖师，最好是一位师公。因为，瑶族人相信，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能带领他们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

杨成志教授、黄钰教授 20 世纪 50 年代在广西金秀大瑶山调查，曾发现在盘瑶村寨里，社老往往是由立村最早的一户人家的家长充任，有的死后还被奉为“楷吉翁”（开山祖）享受祭祀。^① 张有隽教授 1989 年初在泰国北部考察瑶族时，当地人也说，从前瑶寨的社主是由首先来立村的第一户户主担任。因为瑶族认为，这户户主若不会设鬼，他不会带领大家去开村立寨。^②

由于各种原因，瑶族迁徙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迁徙可能意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1 册，34 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② 广西民族学院赴泰国瑶族考察组：《泰国瑶族考察》，266 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意味着一个旧村寨的分裂、消失和新村寨的建立。泰国清迈山民研究院差博·卡差·阿南达博士(Choh KACHA - ANANDA)曾经这样指出:

“一个村庄建立的一个类型是因为村民的分裂。这种分裂可能源于老头人对社会职责增大、得到很多村民尊重的任何一个年轻而又突出的人的不满而引发的冲突。这种冲突会导致一个新村庄的产生。为很多村民尊重的那个人,特别是有很多成员属于他的那个姓氏,喜欢动员他的人去一个地方建村庄。他自己姓氏里的其他家庭或钦佩他能力来自别的姓氏的家庭将逐渐跟随他。很多瑶族村庄就像这样而被建立起来的。”^①

阿南达博士这里说的虽然是因“村民分裂”引起的新村建立,但性质同属迁移活动,而族长、村老在其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以上反证了一个事实,即历史上瑶族的迁徙,常常是在族老、村老的带领下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符合瑶族的社会传统。在一个存在着瑶老制社会组织,并以之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社会里,像迁徙这类重要活动,是缺少不了有经验的头人的指导的。

二、迁徙的商议联络方式

瑶族向海外迁徙是群体行为。事先有过商议,有人先去探寻地点,认为条件可以,才写信回原居住地告诉情况。其中必有“路引”,指点路怎么走。《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所载《冯朝易家信》和长歌《交趾曲》比较集中、鲜明地反映了瑶族向海外迁徙的方式。家信的前半段告诉写信者在越南踏看山场的经过情况,说明托人带信回家的原因,交代注意事项;后半段则是“路引”,交代路程及走法。

看了这封家信,我们知道家信的作者是要家人迁到越南一个叫“万言冲”的地方。其出发点是广西恭城县,途中经过平乐、荔浦、

^① [泰] 差博·卡差·阿南达著,谢兆崇、罗宗志译:《泰国瑶人》,第2章,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交趾曲》则用长歌的形式，告诉家人经过的主要州县名，还讲了迁徙的原因，而且叙事富有感情色彩，因而与家信具有互补的作用。



第三十一章 越南的瑶族

第一节 概 况

一、人口分布

据 1974 年越南全国人口普查,越南瑶族人口有 290 792 人;1979 年全国人口普查,有 346 785 人;1989 年全国人口普查,有 473 945 人,占全国总人口 0.76%,在越南全国 54 个民族中,居第 9 位^①,在全世界有瑶族的国家中,人数排在中国之后,居第 2 位。据 1994 年统计,越南瑶族人口已增加到 527 524 人。^②

越南瑶族分布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大分散,小聚居。在越南全国 60 个省市中,有 39 个省有瑶族居住。但在有瑶族居住的省市里,瑶族又有相对集中聚居的县、乡、村。有些县、乡,瑶族人口占的比重还较大,如越南北方有 16 个省 86 个县有瑶族,其中 4 个县的瑶族人口比重较大:北江省北江县占 30.8%、渭川县占 41%,高平省元平县占 39%,安沛省文安县占 41%;在有瑶族居住的 881 个乡中,有 20 个乡全部是瑶族,165 个乡瑶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 50% 以上。^③ 不同时期,瑶族分布程度不

① [越]孔演:《越南人口和民族人口》,河内,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② 赵才林:《瑶族的社会关系和居民分布情况》,见《瑶族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现在与将来》,河内,国家社会人文科学中心,1998。

③ [越]阮克颂等著,梁红奋译:《越南的瑶人》,见《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八期,4 页,贵阳,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1983。

一样。1975 年以前,瑶族分布在越南北部各省,1975 年越南全国统一后,尤其是 1974 年边境战事后,越南瑶族迁移到南方一些省,如得乐、同奈、林同、芹苴、胡志明市,形成现在越南瑶族的分布局面。

第二,主要居住在越南北部山区。与中国广西、云南交界的边境省,瑶族人口最集中,占当地人口总数比例大。如与广西交界的广宁省有 38 680 人,谅山省有 25 461 人,高平省有 65 468 人,河江省有 76 810 人,老街省有 62 684 人,莱州省有 34 480 人,这六省的瑶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 9%~15%,六省瑶族总人口达 303 583 人,占越南全国瑶族总人口 57.5%^①。一般说来,凡是越南边境有瑶族人居住的地方,对面中国边境上也有瑶族人居住。双方瑶族人同文同种,互有亲戚关系。

第三,多数居住在高山地区,也有部分居住在中游地区及地势较低的地区^②,如宣光省沾化县托平社和安远社的瑶族、安山县胜军社的瑶族就住在丘陵地区,而广宁省有瑶族居住在沿海地势较低的地区。

第四,瑶族在每个县不是单独居住,而是与岱依族、依族、苗族、越族杂居。^③在个别村寨,还有瑶族与岱依族混居的情况,如张有隼教授与邓文通、黄梅芬两位先生 1997 年 3 月考察的宣光省沾化县托平社下山村至答腊寨之间的一个村子,就是瑶族、岱依族混居的村子。

二、称谓与支系

直到 1970 年,越南瑶族的称谓仍未明确,报纸、电台和民族

① [越] 范光欢、雄庭贵主编:《河江瑶人传统文化》,河内,民族文化出版社,1999。

② [越] 范光欢等主编:《瑶族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现在与将来》,河内,国家社会人文科学中心,1998。

③ [越] 范光欢等主编:《瑶族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现在与将来》,河内,国家社会人文科学中心,1998。



学工作者的论文、研究成果里对瑶人仍使用许多不同的称谓，甚至同一篇论文、同一本书、同一份统计表从头到尾都不能使用同一称谓，有时这段称瑶，后一段又称曼。在民间，人们对瑶族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洞、侗、寨、饶、舍等。这些称谓都是其他民族强加给瑶族的，属于他称。“洞”在越北很普遍，是瑶族人居住单位的名称，与京族的“村”、泰人的“版”、埃第人的“房”一样。“绕”或“饶”是从“瑶”字延伸出来的。“舍”的称谓只见于安沛和老街，一部分白裤瑶又称“舍贺”，带有歧视性。“曼”的称谓出于“蛮”字，古代中国称南方少数民族为“蛮”或“南蛮”，瑶族迁入越南后，被称为“曼”。^①根据服饰、居住等特点，又有大板曼、小板曼、钱曼、涂头曼、窄裤曼、如来曼、红头曼、三岛曼等不同称谓。

1974年，为了普查各民族人口，越南在北方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瑶族的称谓得到统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著作、文件里统一使用“瑶族”称谓。现在，根据服饰、居住等特点给予瑶族的他称仍存在，但原来的“曼”字已不使用，而改用“瑶”字，如大板瑶、小板瑶、钱瑶、涂头瑶、窄裤瑶、白裤瑶等。

越南瑶族对其他民族给予的称谓，除了歧视性的外，一般采取认同的态度。但他们认为自己是“由勉”、“兼勉”，或“瑶勉”、“于勉”、“印勉”、“标勉”、“金门”。由此可知，越南瑶族至今保持与中国瑶族盘瑶支系相同或相近的自称。“勉”的意思是“人”，“由”、“于”的意思是“瑶”的近音，“由勉”、“于勉”、“瑶勉”意即“瑶人”；“兼”、“金”的意思是“山”，“兼勉”、“金门”意即“山人”。只有“标勉”的“标”，“印勉”的“印”意思不明。中国广西全州、灌阳两县的盘瑶自称“标敏”，金秀县的坳瑶自称“标曼”，其“标”字义亦不可解，尚待研究。

^①〔越〕阮克颂等著，梁红奋译：《越南的瑶人》，见《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八期，5~6页，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1983。并见〔越〕阮克颂等著，范宏贵等译：《越南北方的少数民族》，301~302页，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6。